

# 苏亭莲舫:千载芳踪说子由

耿险峰

## 四 颍州西湖寻旧游 笑言欢欣诗酒属

苏辙在《祭欧阳少师文》中说:  
辙官在陈,于颍则邻。拜公门下,笑言欢欣。杯酒相属,图史纷纭。辩论不衰,志气益振。

颍州,毗邻陈州东南,沿颍水而下八十里处。熙宁四年(1071年)六月,欧阳修以观文殿学士、太子少师的身份辞归野,闲居颍州,时值苏辙辞任陈州教授,与其为邻。

苏辙识欧阳修始于其父兄:

始先君居家,人罕知之者。公携其文至京师,欧阳文忠公始见而知之。(苏轼《跋先君书送吴方职》)

至和年间,父亲苏洵拜谒蜀中时任

益州知州张方平、雅州知州雷简夫,以及老相识吴方。吴方、雷简夫、张方平对苏辙父亲苏洵所作《六经》《洪范》《权书》等文章,赞誉有佳,遂致书向欧阳修推荐:

伏见眉州人苏洵,年逾四十,寡言笑,淳谨好礼,不妄交游,尝著《六经》《洪范》等论十篇。……呜呼!起洵于貧賤之中,简夫不能也。然責之亦不在简夫也。若知洵不以告于人,則简夫为有罪矣。用是不敢因其初心,敢以洵闻左右。恭惟执事取在翰林,以文章忠义为天下师。洵之穷达,益在执事。乡者洵与执事不相闻,则天下不以是责执事,今也读简夫之书,既达于前,而洵又将东见执事于京师,今而后,天下将以洵累执事矣。(雷简夫《上欧阳公内翰书》)

既得其所著《权书》《衡论》,阅之,如大云之出于山,忽布无方,倏散无余,如大川之滔滔,东至于海源也,委蛇其无间断也。因谓苏君:“左丘明、《国语》、司马迁之善叙事,贾谊之明王道,君兼之矣。远方不足以成君名,盍游京师乎?”因以书先之于欧阳永叔。(张方平《文安先生墓表》)

当苏洵登门拜会欧阳修时,欧阳修甚为欢喜,赞其文“后来文章当至此”。(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)

予闻文士多矣,独喜尹师鲁、石守道,然意常有所不足,今见足下之文,余意足矣。(苏辙《颍滨遗老传》)

继而,欧阳修把苏洵著书亲荐于朝,由此声名鹊起:

当至和、嘉祐间,与其二子轼、辙偕至京师,翰林学士欧阳修得其所著书二十二篇,献诸朝。书既出,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。(欧阳修《故霸州文安县主薄苏君墓志铭》)

至京师。永叔一见,大称叹,以为未

始见夫人也,目为孙卿子,献其书与朝。

自是名动天下,士争传颂其文,时文为之一变,称为“老苏”。(张方平《文安先生墓表》)

嘉祐二年(1057年)贡举后,苏辙在其兄苏轼携同下入欧阳修府拜会,始识欧阳修。自此,在父亲和兄长的率领下,苏辙拜入欧阳修,得识于欧阳修,开启了其跌宕起伏的仕宦之旅。

熙宁四年(1071年)九月,苏辙兄长苏轼贬谪外任杭州通判,过境陈州,苏

辙遂伴兄长专程至颍州,共同拜会了闲居此地的欧阳修:

熙宁辛亥,余出伴钱塘,过汝阴见公。(苏轼《跋文忠公送惠勤诗后》)

在颍州西湖,苏辙兄弟相携欧公,日与其游,相与其间二十多日。临湖而渔,水深而鱼肥;山肴野蔌,杂然前陈。嘻歌吟咏,举酒相属,油然不知日之既夕。写景记情,苏辙开陈善道,笔意淋漓,酣作《陪欧阳少师永叔燕颍州西湖》诗:

西湖草木公所种,

仁人实使甘棠重。

归来筑室傍湖东,

胜游还与邦人共。

公年未老发先衰,

对酒清欢似昔时。

功成业就了无事,

令名付与他人知。

平生著书今绝笔,

闭门燕居未尝出。

忽乘湖上寻旧游,

坐令湖水生颜色。

酒行乐作游人多,

争观窈语谁知呵。

十年思颖今在颖,

不饮耐此游人何。

乘此胜况,兄长苏轼亦把盏举杯,

啸吟《陪欧阳公燕西湖》诗:

谓公方壮须似雪,

谓公已老光浮颊。

竭来湖上饮美酒,

醉后剧谈犹激烈。

湖边草木新着霜,

芙蓉晚菊争煌煌。

插花起舞为公寿,

公言百岁如风狂。

赤松共游也不恶,

谁能忍饥啖仙药。

已将寿天付天公,

彼徒辛苦吾差乐。

城上鸟栖幕靄生,

银缸画烛照湖明。

不辞歌诗劝公饮,

坐无阮伊能抚筝。

时值赵少师自南都访欧阳少师,四

人愈添豪兴,酒至杯干,苏辙狂兴不禁,

乃临水寓怀,汪洋澹泊,不胜区区:

公居颍水上,德与颍水清。

身闲道转胜,足无复营。

平昔富交游,开门坐常盈。

退居万事乐,独恨无友生。

汝颍亦多士,后来非老成。

赵公平生旧,情好均弟兄。

少年结意气,晚岁齐功名。

携手践廊廟,蹑足辞钩衡。

徜徉里闾间,脱略世俗荣。

兴来忽命驾,一往千里轻。

白发伊相映,元勤各峥嵘。

人生会面难,此必有余情。

遨游西湖中,仲夏草木荣。

壶觞列四坐,歌舞罗前楹。

画舫轻沿沂,肩舆并逢迎。

棹进危急乱,乐作虫鱼惊。

近寺群山深,高台吹笑声。

往事语京洛,余欢发吟蹙。

吟诗赋会之余,苏辙得授公文为文之道:

契阔艰难,见公汝阴。多士方哗,而

我独南。公曰:“子来,实获我心。我所谓文,必与道俱。见利而迁,则非我徒。”又

拜稽首,有死无易。公虽云亡,言如皎日。(苏轼《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》)

多年之后,苏辙忆及颍州相会,恍

如昨日:

忆赴钱塘九月秋,

同来颍尾一扁舟。

退居尚有三师在,

好事须为十日留。

倾泻向人怀抱尽,

忠诚为国始终忧。

——苏辙《重到汝阴(即颍州)寄子瞻》

(未完待续)

拳拳主人厚,款款来客诚。  
此乐有时尽,此好何由倾。

——苏辙《赵少师自南都访欧阳少师于颍州留西湖久之作诗献欧阳公》

游宴之余,欧阳修与苏辙兄弟分享其收藏,鉴赏把玩。兴之所至,还令其兄弟同赋自己珍藏的石屏,兄长苏轼洋洋洒洒,一气呵成,题作《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》:

西湖草木公所种,  
仁人实使甘棠重。  
归来筑室傍湖东,  
胜游还与邦人共。  
公年未老发先衰,  
对酒清欢似昔时。  
功成业就了无事,  
令名付与他人知。  
平生著书今绝笔,  
闭门燕居未尝出。  
忽乘湖上寻旧游,  
坐令湖水生颜色。  
酒行乐作游人多,  
争观窈语谁知呵。  
十年思颖今在颖,  
不饮耐此游人何。  
乘此胜况,兄长苏轼亦把盏举杯,

啸吟《陪欧阳公燕西湖》诗:

石中枯木双扶疏,  
桑然脉理通肌肤。  
剖开左右两相属,  
细看不见毫发殊。  
老榜剥落但存骨,  
病松憔悴空留须。  
丘陵迤逦山麓近,  
云烟澹澹风雨余。  
赤松共游也不恶,  
谁能忍饥啖仙药。  
已将寿天付天公,  
彼徒辛苦吾差乐。  
城上鸟栖幕靄生,  
银缸画烛照湖明。  
不辞歌诗劝公饮,  
坐无阮伊能抚筝。

苏轼《陪欧阳公燕西湖》诗:

石中枯木双扶疏,  
桑然脉理通肌肤。  
剖开左右两相属,  
细看不见毫发殊。  
老榜剥落但存骨,  
病松憔悴空留须。  
丘陵迤逦山麓近,  
云烟澹澹风雨余。  
赤松共游也不恶,  
谁能忍饥啖仙药。  
已将寿天付天公,  
彼徒辛苦吾差乐。  
城上鸟栖幕靄生,  
银缸画烛照湖明。  
不辞歌诗劝公饮,  
坐无阮伊能抚筝。

石中枯木双扶疏,  
桑然脉理通肌肤。  
剖开左右两相属,  
细看不见毫发殊。  
老榜剥落但存骨,  
病松憔悴空留须。  
丘陵迤逦山麓近,  
云烟澹澹风雨余。  
赤松共游也不恶,  
谁能忍饥啖仙药。  
已将寿天付天公,  
彼徒辛苦吾差乐。  
城上鸟栖幕靄生,  
银缸画烛照湖明。  
不辞歌诗劝公饮,  
坐无阮伊能抚筝。

石中枯木双扶疏,  
桑然脉理通肌肤。  
剖开左右两相属,  
细看不见毫发殊。  
老榜剥落但存骨,  
病松憔悴空留须。  
丘陵迤逦山麓近,  
云烟澹澹风雨余。  
赤松共游也不恶,  
谁能忍饥啖仙药。  
已将寿天付天公,  
彼徒辛苦吾差乐。  
城上鸟栖幕靄生,  
银缸画烛照湖明。  
不辞歌诗劝公饮,  
坐无阮伊能抚筝。

石中枯木双扶疏,  
桑然脉理通肌肤。  
剖开左右两相属,  
细看不见毫发殊。  
老榜剥落但存骨,  
病松憔悴空留须。  
丘陵迤逦山麓近,  
云烟澹澹风雨余。  
赤松共游也不恶,  
谁能忍饥啖仙药。  
已将寿天付天公,  
彼徒辛苦吾差乐。  
城上鸟栖幕靄生,  
银缸画烛照湖明。  
不辞歌诗劝公饮,  
坐无阮伊能抚筝。

石中枯木双扶疏,  
桑然脉理通肌肤。  
剖开左右两相属,  
细看不见毫发殊。  
老榜剥落但存骨,  
病松憔悴空留须。  
丘陵迤逦山麓近,  
云烟澹澹风雨余。  
赤松共游也不恶,  
谁能忍饥啖仙药。  
已将寿天付天公,  
彼徒辛苦吾差乐。  
城上鸟栖幕靄生,  
银缸画烛照湖明。  
不辞歌诗劝公饮,  
坐无阮伊能抚筝。

石中枯木双扶疏,  
桑然脉理通肌肤。  
剖开左右两相属,  
细看不见毫发殊。  
老榜剥落但存骨,  
病松憔悴空留须。  
丘陵迤逦山麓近,  
云烟澹澹风雨余。  
赤松共游也不恶,  
谁能忍饥啖仙药。  
已将寿天付天公,  
彼徒辛苦吾差乐。  
城上鸟栖幕靄生,  
银缸画烛照湖明。  
不辞歌诗劝公饮,  
坐无阮伊能抚筝。

石中枯木双扶疏,  
桑然脉理通肌肤。  
剖开左右两相属,  
细看不见毫发殊。  
老榜剥落但存骨,  
病松憔悴空留须。  
丘陵迤逦山麓近,  
云烟澹澹风雨余。  
赤松共游也不恶,  
谁能忍饥啖仙药。  
已将寿天付天公,  
彼徒辛苦吾差乐。  
城上鸟栖幕靄生,  
银缸画烛照湖明。  
不辞歌诗劝公饮,  
坐无阮伊能抚筝。

石中枯木双扶疏,  
桑然脉理通肌肤。  
剖开左右两相属,  
细看不见毫发殊。  
老榜剥落但存骨,  
病松憔悴空留须。  
丘陵迤逦山麓近,  
云烟澹澹风雨余。  
赤松共游也不恶,  
谁能忍饥啖仙药。  
已将寿天付天公,  
彼徒辛苦吾差乐。  
城上鸟栖幕靄生,  
银缸画烛照湖明。  
不辞歌诗劝公饮,  
坐无阮伊能抚筝。

石中枯木双扶疏,  
桑然脉理通肌肤。  
剖开左右两相属,  
细看不见毫发殊。  
老榜剥落但存骨,  
病松憔悴空留须。  
丘陵迤逦山麓近,  
云烟澹澹风雨余。  
赤松共游也不恶,  
谁能忍饥啖仙药。  
已将寿天付天公,  
彼徒辛苦吾差乐。  
城上鸟栖幕靄生,  
银缸画烛照湖明。  
不辞歌诗劝公饮,  
坐无阮伊能抚筝。

石中枯木双扶疏,  
桑然脉理通肌肤。  
剖开左右两相属,  
细看不见毫发殊。  
老榜剥落但存骨,  
病松憔悴空留须。  
丘陵迤逦山麓近,  
云烟澹澹风雨余。  
赤松共游也不恶,  
谁能忍饥啖仙药。  
已将寿天付天公,  
彼徒辛苦吾差乐。  
城上鸟栖幕靄生,  
银缸画烛照湖明。  
不辞歌诗劝公饮,  
坐无阮伊能抚筝。

石中枯木双扶疏,<br